

延安地平线丛书

YANAN DIPINGXIAN
CONGSHU

黎辛〇著

QINLI
YANANSUIYUE

亲历延安岁月

黎辛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撰写延安红色岁月，真实，亲切，有现场感，使火热的年代扑面而来。穿过时间的隧道，打开记忆的阀门，延安的一些人事鲜活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一些人的事迹我们知道一些，但太干瘪、太生硬了，一经黎辛老记忆文字的丰富与充实，忽然地有了立体感、血肉感。由于黎辛在延安时代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这就为他洞悉更多的延安岁月细节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和方便；也因为他的新闻工作者的眼光和眼界，在他笔下的延安岁月不是琐碎的、零碎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有意义的。这种亲历性，使这本书有了第一手资料价值。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地平线丛书

亲历延安岁月

黎辛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延安岁月:黎辛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224 - 11701 - 1

I. ①亲… II. ①黎…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971 号

亲历延安岁月

作 者 黎 辛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5.25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701 - 1

定 价 39.9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黎辛在延安学习工作生活七年，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六年，是该报所有编辑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经历了其中的几乎所有大小事件。近年来作者以耄耋高龄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延安时期人与事的回忆文章，态度严谨，记忆清晰，细节生动，引起读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文章真实记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面貌，表达了一位革命老人对中国革命艰难辉煌历程的深刻理解，对革命领袖的由衷崇敬，对革命战友的深情缅怀，是珍贵的革命史料，也是充满智慧情思的文化历史读物。

前言：我的自述

我原名郭有勇，现名黎辛是赴延安前自己改的。“辛”字的意思，取自高尔基的名言“人生不是享乐，而是辛苦的工作”。“黎”字来自黎民百姓。祖籍河南汝州，1920年出生于河北磁县。

父亲郭师武，从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天津军医学校毕业后，为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创办的平民医院（后改为河南省立医院）院长。该院附设的医生训练班，是河南最早培养西医的机构。稍后，父亲又创办河南省妇产科学学校，任校长，并兼任伤兵医院院长、公安局卫生科长，是冯玉祥在豫时的医界领导人。母亲张翘仿是农村劳动妇女。冯玉祥晚年与共产党合作，我们全家都对共产党人有好的印象。

我从在许昌读初中时期开始，就接触鲁迅、茅盾、巴金、蒋光慈等人及苏联、美国和日本的进步革命文艺作品，继而阅读马列主义与社会科学著作，决心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要为革命献身。当时和我一起传阅进步革命书籍的几个同学，如赵凡、刘昭平、徐耀庭、张远等，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都迅速参加八路军与共产党了。

抗战爆发时，我在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读书，与周震中、李经纶、张效房、秦华森、王桂芳、郭惠贞、房修岑等创办开封话剧界联合会，公演话剧，接待上海来豫的救亡演剧队；与曾克等旅沪同学会的学生合编《争存》半月刊，共出版三期；在中共地下党王阑西等人组织领导下，创办《战时学生》旬刊，共创办三期，在开封、西安等地发行。同时，受派为地下党组织

约请范文澜编写的《游击战术》一书联系印刷工作。因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有较大影响力，1937年底被学校训育处借故勒令休学。

此前，早在1936年，我与周震中由邓子健（即邓拓）介绍，先后参加中华人民解放先锋队。邓子健从舍下赴晋察冀前，嘱我与周震中一起做救亡工作，互相关照。1938年6月在武昌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介绍我们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此考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四期。随后，经西安到延安，进抗大学习。次年7月毕业，随即被分配到在山西太行山劳军的鲁迅艺术学院实验话剧团。

1939年底，我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学习两年。1942年初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担任文艺编辑，曾写过10篇介绍新人新作的稿件，与新作同时发表，或在剧作公演时发表。如推荐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部队集体创作的《李国瑞》《打石门塆》等等，都是在延安唯一或第一次介绍的，是延安时期推荐介绍新人新作最多的作者。因此，1956年我被评为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我文化程度很低。

延安撤退后，我任新华社随军记者，随同第二野战军从黄河边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先后发出《西瓜兄弟》《过八路》《人民的大别山》等新闻稿。奇怪的是，我的《西瓜兄弟》一文，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篡改印刷。他们将文中的“蒋匪军”改为“共匪军”，将“八路军”改为“中央军”，用大字排版，加插图，当做自己的宣传品用四开的新闻纸大量印刷。南京解放时，军管会由二野司令部与政治部合成，二野政治部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现大堆大堆的这种印刷品，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为我留下两张。

1949年5月23日，我在武汉领导创办武汉军管会与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任副总编辑。初创时期，从发稿到清样签发，事无巨细，样样都做，经常食宿不顾。1953年后，历任中南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兼文艺处副处长、处长、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党组代书记等职。

1955年经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一年后兼任党组成员兼机关党总支书记、整风领导五人核心组成员、审干委员会负责人、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在“审干”“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我与领导者

有些不同意见，明知表达出来会有风险，但原则必须坚持，遂于1958年春被降职任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同年秋，反右补课中，中宣部整风领导小组硬把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副书记张海、崔毅和我打为“右派反党集团”，我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末，经中宣部与中组部联合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认为“这是一起完全搞错的案子，应予彻底改正”，并说该四人在“1958年的错误处理以后，工作思想表现都是好的”。有这样的结论，真是死也心甘了。

复查报告上报以后，中国文联恢复小组（起党组作用）即向中组部要求我去文联担任副秘书长工作，开始主要负责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不管本人有无申请都复查落实。这时文联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文联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组长林默涵领导，任务是恢复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落实政策、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任第四次文代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组织工作。

此后，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成员。1980年至1982年夏，任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接着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至1987年底离休。

离休后，担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会、中国丁玲研究会、秦邦宪（博古）百年诞辰纪念组委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出版过几本小书，有《书与电影评介》《谈谈批评的方法》《怎样写特写》《开展抗美援朝的创作运动》《西瓜兄弟》等。在《长江日报》工作时，与文教部的同志用程里的笔名写《思想杂谈》，连续出版五六本，后又与戈枫合作用柯夫为笔名，出版《思想杂谈》一本；与靳绍彤合作，出版《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他科研项目与文集也陆续编辑出版。

2007年6月6日 北京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上“抗大”读“鲁艺”

- 在武汉考取延安“抗大” /3
延安“鲁艺”两年学习生活 /6

第二辑 供职《解放日报》

-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闻战略 /13
毛泽东与《解放日报》副刊 /24
我经手的一件毛泽东手稿 /35
我眼里的博古 /38
忆总编辑余光生 /45
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外国文艺活动 /52
副刊部里的人与事 /57
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 /62
丁玲主持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 /82
舒群老师 /98
我们叫他老艾 /107
副刊部第四任负责人刘祖春 /116

- 我与林默涵的交往 /121
- 不忘陈学昭 /134
- 陈企霞，长歌当哭犹从容 /143
- 美术科长漫画家张谔 /146
- 保管员张瑞书 /157

第三辑 在“整风”“抢救”运动中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163
- 对《讲话》“形成文字”的一些说明 /176
- 听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报告 /179
- 《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 /183
- 我在解放日报社经历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212
- 延安漫画风波 /223
- 对平剧《乌龙院》的同志式批评 /227

第四辑 徜徉在字里行间

- 冯牧，我的同学和同事 /233
- 万力和我们在一起 /242
- 我所认识的于黑丁 /250
- 艾青微笑着，站着 /256
- 欧阳山的党性与审美追求 /260
- 怀念李季 /269
- 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 /275
- 再谈《王贵与李香香》 /278
- 关于《卜掌村演义》 /284
- 评《吕梁英雄传》 /285

关于《白毛女》	/288
谈谈批评的方法	294
喜儿又扎上了红头绳	/298
我和王匡的《西瓜兄弟》情谊	/303
忆王康	/306
风风雨雨说温文	/315
韦君宜和她晚年的两本书	/323
我常想起伊罗生	/333

第五辑 延安之前后

邓拓在开封	/347
我在开封创办《战时学生》杂志	/358
创办《鄂豫报》前后	/363
《长江日报》诞生记	/370
读曾克著《挺进大别山》	/380
红线女扫墓记	/384

附 录 黎辛生平年表	/386
------------	------



上“抗大”读“鲁艺”

第一辑

在武汉考取延安“抗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可是我们河南省暑期学生集中军训要到10月才结束。那时，凡高中一年级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要集中在一起受三个月的法西斯式的军训，不受训的学生暑期后不能升到二年级。军训是由黄埔系统的复兴社反动组织领导的，军训中发展复兴社同时镇压革命与进步学生，对抗战表示冷淡。七七时，我们在军营只能看到官方报纸的少许报道。

军训结束，回家放下行李，我就要去后院找邓拓请教情况。妈妈说邓拓被捕了。我说：“他被捕了？什么时候？”妈妈说：“七七以前，他在河南大学参加完毕业考试走出教学楼以前，特务已经来他家抄过家了。他哥嫂与我正忙着找熟人营救，他家现在不会有人，你先去收拾你的进步书刊，防止再抄邓家，捎带上抄咱家。”

在邓家没有抄到什么东西。邓拓的嫂嫂郑中硕是开封市第一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上层关系多，营救有力。这时邓拓又暂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只个把月即被保释出狱，立即被积极抗战的商震将军（当时任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邀请去河北省辛集三十二军驻地，帮助发动群众。九一八后回开封，因兄嫂已回福州原籍，邓拓就住我家。我告诉邓拓，我积极做救亡工作并编辑杂志，经常接触的人有范文澜、嵇文甫、杜孟模、王阑西、周震中等。邓拓很欢喜，他说这些教授与老师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而周震中是他河大同级不同系的同学，也是他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周震中

人好，理论水平高，现在光豫中学当英语老师，让我常向他请教并互相关照。我请邓拓为杂志写稿，他说他刚出狱，发表他的文章可能对刊物不利。不几日，邓拓就北上去晋察冀了。

1937年末，日本侵略军打到河南省北部，开封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各机关准备搬迁。仓促间，张艾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与商震联系组织一个三十二军话剧团，成员有吴强、周震中与我等八个人，其中五个民先队员。大家乘货车与商震的曾被日军枪弹击伤的专车，去前线做宣传工作。1938年6月，三十二军调湖南省休整，路经武汉，在那里我们得知延安的各学校公开登报招生，非常高兴。剧团的民先队员黄达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去八路军办事处考入陕北公学。周震中认为民先队员应当找民先队组织介绍去报考才好，他去武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说明自己是开封的民先队员。民先总部介绍他去报考，被录取到抗大。当时，延安各学校招生，都由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代办，不论男女、老少、党派、民族、学历，不需证件与介绍，均可报考。一般是口试，随到随考。主考人员当场决定报考人去哪个学校学习。周震中的未婚妻杜绣咸从河南家乡赶来，她不是民先队员，周震中径直领她去办事处，考入陕北公学。

周震中考入抗大一周后，领我去武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在一个小巷内，是夏菲同志的家）谈话。那里有几个人工作，我说明来意，由一位同志与我谈话，问了开封市民先活动的情况与邓拓被捕及其他领导人被捕的情况。确定我是民先队员以后，在印好的介绍信上，填写我是开封市的民先队员，介绍去八路军办事处报考。周震中又领我去八路军办事处，领表，填表，考试。好像有几个主考人，一个人一个办公室与报考人谈话。一般好像是抗大要求较高，陕北公学与青年干部学校次之，但没有人不被录取的。

主考问我姓名、年龄、学历后，问我考什么学校，我说考抗大。他先问我开封民先队活动的情况，使我惊奇的是，他了解许多开封市的情况，知道开封民先负责人邓拓被逮捕，也知道开封民先武装部长姚肇平被逮捕，甚至知道我创办《战时学生》，经常撰稿的范文澜、嵇文甫等教授的情况。问我抗日战争怎么才能胜利，我按毛泽东《论持久战》里说的三个条件与三个阶段答。问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我按当时《政治经济学》讲的答。还问我“为什么托派是法西斯的第五纵队（特务）”，这个题目周震中考试时也答过，

我按《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答。考试约一个小时，主考说“你可以入抗大学习”，当即填写了录取证明，介绍我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由那里安排去延安，并告诉我注意事项。

我与周震中一路去西安。周震中未婚妻的爸爸病危，她回河南老家探亲去了。我与周震中在西安周震中家住了十天左右，然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填表编队，一行一百四五十人，由尹绂带队（听说他是中共党员），集体行动，一天走一站路（六七十里），住县城或大集镇，约十个人编一组，组长不是党员就是民先队员，为的是对付国民党特务的阻拦。没有路费的人，同组有钱的主动照顾，从此大家就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大家扛着行李，一路唱歌，一路前进，走了十天到达延安。我与周震中等考入抗大的人去北门里抗大总校报到。填表后被编入抗大六大队二营七队学习，每人发给两套灰布军衣，还有一个“八路军”臂章。在延安参加了抗大总校第四期开学典礼。

从报考抗大，到抗大入学与毕业，多次填表，周震中与我都填“在开封市由邓拓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怎样参加革命工作”栏，填写“由中华民族先锋队介绍”。

2002年12月 北京

延安“鲁艺”两年学习生活

1938年底，抗大总校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与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由陕甘宁边区挺进到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合并为抗大一分校。我所在的六大队二营七队编为一支队（支队长杜义德）二营（营长徐国富）八队（指导员钱抵千），驻在屯亩县故障镇。

这两个大队学习一年，是历届抗大学习时间最长的，主要学习军事，准备向战斗部队输送力量。原定1939年7月7日举行毕业典礼，因有敌情，提前于7月1日举行。7日夜间突然紧急集合，夜行军向太行山深处进发。原来日本侵略军“大扫荡”来了。我们八队驻扎在晋东南陵川县的农村，这是一个人口稀少缺水缺粮的穷乡村，只有放羊人走的小道。全村三四户人家，群众用水在村边一个低洼处挖一些一两立方米的水池截留雨水，吃、用水全靠它。池中的水长满黑红的孑孓，想打出哪怕一汤匙没虫的水也做不到。我们连队进驻这个小村子后，只能向群众说好话，分用他们这点儿活命水。做饭用它，全连用一个木盆洗碗，洗碗水留着澄清后再用。连队一人一天饮一匙水，刷牙洗脸也只能用分到的那点儿饮用水，真是水贵如金。

我们在那里不能久住，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这里一个县的人口比抗大这几千名毕业生多不了多少，能长期抢用群众的存水么？何况每个人背的粮食也只能吃几天，因此抗大的这批毕业生必须迅速就近分配走。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来太行劳军，表示可以要人，一下子就分给他们十几个抗大毕业生，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本来是决心去部

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接到这个分配通知，心里不痛快，可是二话不能说，只好背上背包，立即去报到。

1939年末，剧团回延安，虽然我不愿意回后方，也只好跟着走。回到延安，正好延安鲁艺招收第四期学员，文学系招的是第三期学员，因文学系以前少招一期学生。我向实验剧团团长王震之提出，我不会唱歌，也不会演戏，在剧团没用，让我考文学系吧。王震之表示同意，他说1937年他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去开封演出，那时我们就认识。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编杂志向他约稿，他和我一样是17岁编杂志的。他当即表示尽快找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商量。由抗大一分校到剧团的方俊夫听到后，也提出去文学系学习。王震之与何其芳商量以后，告诉我俩，每人交两篇稿子给何其芳看看。我交一篇《两个晚会》，写剧团在太行山一个晚上跑两个村演两台戏；另一篇《过黄河》，写剧团回延安过黄河的情景和我的感想。何其芳看完告诉王震之，让我俩搬到第三期文学系新生宿舍去住，找临时负责的学生程坤，等有机会我俩还要再考一次。我们两个就把行李搬到文学系宿舍。这时，文学系只有七名学生，分别住在大礼堂西边的两孔石窟中，程坤让我与方俊夫分别住进两孔石窟。

当时新生没上课，可以读书、写作，生活由程坤管理。程坤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党员，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的。大约在春节前后，冯牧与井岩盾告诉我，我被录取了，方俊夫也被录取了。我说我还要再考一次呢。冯牧与井岩盾是在我考试以后，经何其芳口试与笔试录取的。何其芳说冯牧考得很好，写作《自画像》写得好，读文学书多，理解也好。冯牧竟读过何其芳的朦胧散文诗集《画梦录》，并且理解。《画梦录》是1936年何其芳获得天津《大公报》文学奖的作品，报考鲁艺的学生大约只有冯牧欣赏。井岩盾说：“何其芳看了你写的《县长骑马去了！》说写得好，把稿子介绍给《新中华报》副刊去发表了。”这样，我被录取了。井岩盾为我高兴，说：“伙计！你怎么写得那么好，我和冯牧都看了。”方俊夫大约也是稿子写得好才被录取的，他学习用功，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中在延安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之一。

大约是那年的3月份，鲁艺第四期开学。开学典礼由政治部主任、党总支书记宋侃夫主持，院长吴玉章讲话（以前没有院长），副院长（第三任）周扬宣布学制两年，1940—1941年学习，1942年上半年实习，7月1日毕业分配工作。周扬还讲，经他提议，中央宣传部批准，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